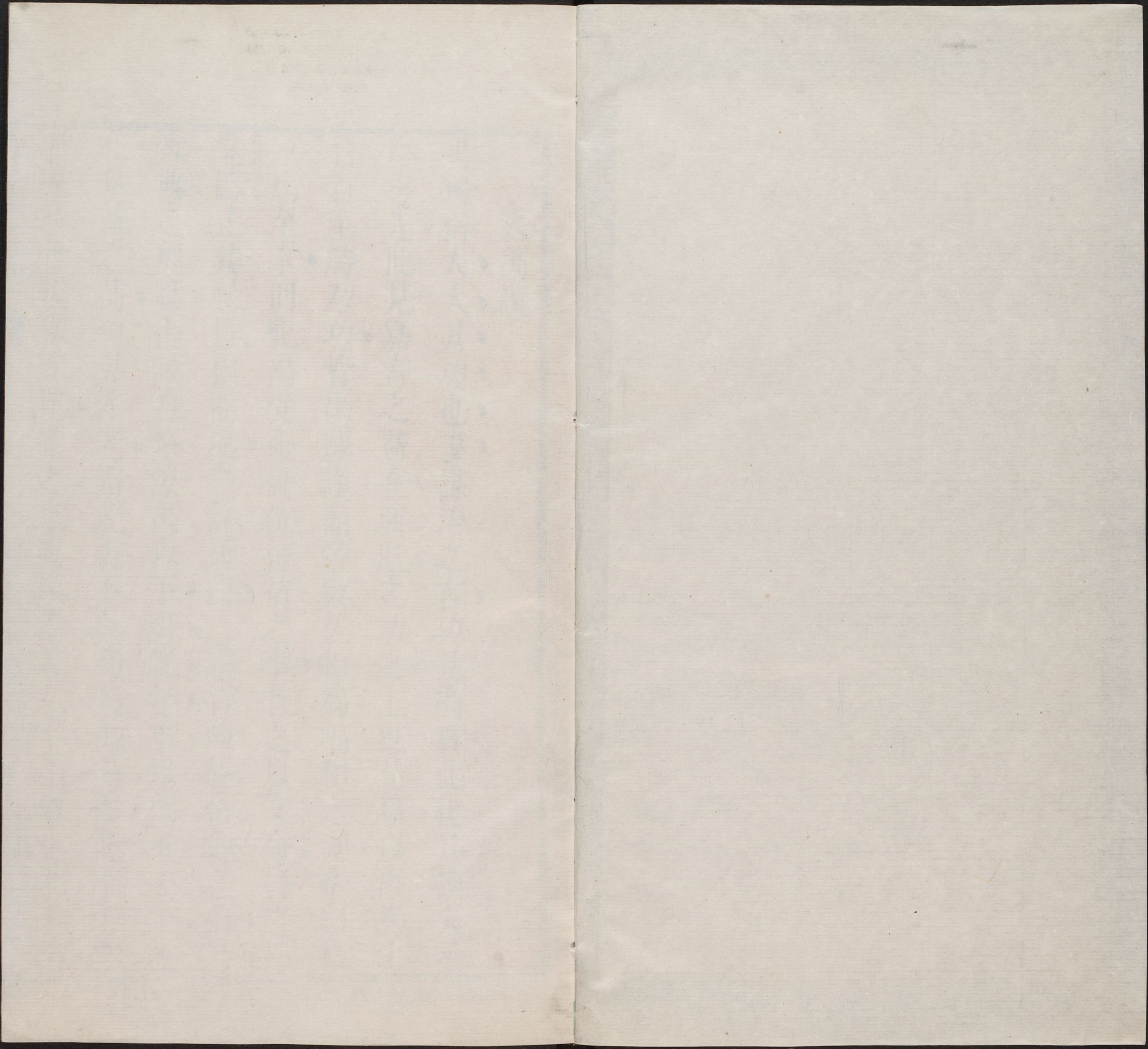


T335/4461(2)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大禹謨

禹獨稱大。大其功也。謨謀治之言。功見禹。貢此紀其謨。夫子序書先此。見嘉言之益在胼胝之功之上也。是篇以禹為主。曰首至時。乃功皆禹。陳謨而帝與益相爲唱和之詞。帝曰格。汝禹至末。則紀禹受命攝位征苗之事。首之以文。命終之以文。德正其眼目相關處。○許氏曰。三謨皆陳於帝舜之前。乃舜典之別篇。禹謨自格。汝禹以下。舜晚年事。以禹王天下。故在臯益之前。○吳才老謂此書不專爲大禹而作。此十七字當是後世模倣二典。謂之臯陶謨。篇首九字亦類此。朱子謂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此篇稽古之下猶贊禹德而後篇便記臯陶之言體亦不類恐吳說爲然

曰若稽古大禹

節

此史臣敘禹陳謨之由文命雖就禹說實當以舜爲主蓋從文明之德而出者也根治水成功來故云四海敷者德化翔洽之意此時政已久矣民已敏德矣聖人不以旣治爲已足故敬承帝舜保治之心以陳謨也祇卽艱也祇承句固是保治然亦有圖治無窮之意

后克艱厥后

二節

克艱二句雖對說重責難於后上臣之艱以后艱也時艱而艱則猶易時平而艱則甚難克者不徒知其艱而實能勝其艱也克如生克之克乃力足以奪之勝之將一切艱苦一肩挑盡一氣掃除之也不是單單克盡艱者陰氣也否運也克字如陽勝陰如人勝天不啻水之克火火之克金也具五行之勝氣爲克我之力常浮於艱則我勝事之艱常浮於我則艱勝政乃又二句亦串說民根政來曰乃又者有多少積累在言必如此而後能如此正見其難也政無別政都是爲民之政敏者日見其進而未止之謂此其功用皆本於共政之

君臣精神心術中來人知政又而能使民敏德之不易則知君臣克艱之所以不易矣○允若茲指克艱二句而言嘉言罔攸伏三句卽上政又民敏而深言之見克艱所致不止於此也此三句是難在天下稽于衆四句是難在君心不必分效與事此比上推高一層說到君心上來言在天下者其難如此是必爲君者稽衆舍已云云而後能克當此也天下有三脉言路賢關民隱是也人君之心一見其易則三者之脉便有梗而不通嘉言非皆遜順之言凡拂心逆耳之言皆在焉是嘉言固難進者而至於無所伏焉賢而曰野本微而難

進者而今至於無遺萬邦允遠而難及者而今至於咸寧嘉野萬三字着眼效愈大則事愈艱稽于衆三句是想像之語稽于賢易稽于衆難稽于衆易稽于衆而舍已以從之難無告者孤遠愚弱有情不能以自通者也人君非有心虛之而休恤一有未至則我無虐之心而彼受虐之實矣此其所以難也士之困窮者其端有三曰難知曰難進曰難合非至明以察之盡心以招之虛懷以任之鮮有不廢者此其所以難也三句參錯相應要發得艱字意出時克二字正應克艱

益曰都節

此卽堯德業之盛以見其克艱非卽此是克艱也廣運而與  
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益之贊堯以勉舜全在廣運二字蓋  
舜之德固盛而益尤欲其於無外不息處加意也須在堯本  
身上說不可涉治化上去廣運二字串廣非覆被有如虛空  
運非推行有如元氣惟廣也兼備而不可以一名惟運也周  
流而不可以一居聖神文武自人之所見而名之之辭四乃  
字正是運之不巳此在堯爲唐侯時德已如此眷命指付予  
之重說今堯往而付予之重又在帝矣爲天下君者爲天下  
克艱之后也

禹曰惠迪吉

節

觀得天本於有德則知天道之感應不可誣矣惠迪從逆以  
克艱貫惟影響非言其必然之應乃言其一致之機有非自  
外來皆由此出意迪卽是吉逆卽是凶吉凶就在順逆初起  
時此見天人非有二也欲知天人之不二者盍求之吾心氣  
之間心安者氣善心不安者氣不善心之安不安者理之所  
在也氣之善不善者吉凶之所在也人之作爲皆氣也善祥  
凶惡皆氣機也形骸曰人通天地一氣耳故一念之發人所  
不知而已所獨知之際卽通乎天地之氣矣吉凶之與善惡

不曰如影響而曰惟影響曰如則猶是比也善惡吉凶卽是影響之理今夫鐘怒而擊之則武哀而擊之則悲怒與哀在我而鐘應之惟影響也

儆戒無虞 節

此節無虞句作一頭下八件平看無虞非治象乃治平之日懈弛寬大之象儆戒非戒其虞之伏正戒此不事事之光景也此句虛講暗合下無怠無荒罔字勿字俱是儆戒意句句要點無虞出來法度乃朝廷畫一之典修明振舉則上之道揆下之法守成在在朝爲綱在官爲紀在子孫爲典則在萬

世爲聖謨首之以此者此句爲九句之綱九句皆包在此一句中下之失必原於上其初未必遽失也法久浸玩漸至廢弛主守法法存主玩法法亡也逸樂亦人情所宜有逸所以節宣其氣樂所以導和民物但人易流而聖有節方可耳逸對勤說樂對憂說時處無虞則無所用其憂勤矣故又戒其逸樂勿貳非獨不以小人間之也凡終不如始心不如初我與賢人非一心一體焉皆二也疑字要看得細治世小人似可容去之或疑於隘小人在治世未必無一長可見去之或疑於薄此非斷不能也疑謀二句一正一反看疑字正對熙

尚書  
虞書  
字蓋志者方物出謀之地也。有疑志然後有疑謀。無虞之世。人主便於因循而忽於遠慮。故戒以疑謀勿成。而欲其定志。出謀一準於光明正大之理也。熙明也。亦廣也。識知未忘。則太平有象。故無能名。方妙欲字。只作願欲之欲。纔有人已之相便。分立達矣。故須以萬欲爲一欲。方妙。入者總是君身用人。出政臨民無怠。句勿分心事。怠者廢弛。荒者開張。天子有道。守在四。故必來王。方見儆戒之成。如是則政又民敏。何足言之。

禹曰於帝念

節

此節念哉斷下正言儆戒無虞之道。以終克艱惠迪之意。乃所以念之者。德惟以下句句皆戒勉之詞。責難之語。非僅述其往事也。惟修惟和。都是條陳養民之政。言養民之政。圖其始難。其終以養兼教。以養兼政。刑民生民。性虔始厚。終一一舉。舉方是養道之成。德字泛言。乃痼瘼愛民之德。養民內含下文直包到勿壞。○德惟善政。政法皆心也。天德所以行王道也。政在養民。養民之外無政也。王道所以重保民也。養不是一時一事。括下九句在內。惟修惟和。作用力看。至九敘九歌。根上來。方不着力。五行六府。以質言。獨舉其相克之次者。



五行以相克爲用也。相制以洩其過者。如洪水則滌之。土湮則疏之。穀倍則均之。之類相助以補其不足者。如亢旱則潤之。土潰則築之。之類六府始於水。就其所用功者而言。終於穀。就其最切者而言。五者皆有益於民。而獨歸重於穀。三事皆有關於民。而獨歸重於厚生養民之本旨也。六府屬天。三事屬人。天人相須以成功。化正德則司徒敷教。典禮夔典樂。臯典刑者皆是也。厚生則播時百穀。不饑不寒。三年九年之蓄皆是也。民稟五氣以生。資五材以養。而具五常以爲性。聖人豈忍以六府養禽獸。故正德居三事之首焉。三事卽在

六府中。府事二字在下。且勿露出之。爲政成則爲功。九歌如邠風之類。所謂和樂興而頌聲作也。其勤於是者。宜其美之。今戒之用美。則固以警惕爲獎勸。不惟旌其勤。而且先防其怠焉。故人不以蒙褒而氣盈。怠於是者。宜其威之。今董之用威。則固以督責爲懲戒。不惟儆其怠。而且重望其勤焉。故人不以蒙譴而自絕。戒董是意。休威是權。九歌乃康衢擊壤之類。不是洪水墊溺之苦。勸之者用爲樂章。播之邦國。使有油油。自入鼓舞不倦之意。俾字承上三句。使修者常修。和者常和。而養民之功。如一日。方是勿壞。益消息盈虛。天理之常輔。

相裁成君道之大。天地間一五行而已。穀者五氣之所萃。德者五行之精粹。合而爲太極者也。厚生利用。總不出於五行。既以之養生。又以之養性。故總之爲養。大禹洪範之學。先見於此。初陳於帝。後序爲疇。養民只重穀。而必兼五材者。非五材不能成五穀也。土者穀之母。水者穀之君。金者穀之所係。以生死木火者穀之所係。以烹飪者也。總是爲穀。九者一一有事之條件。故曰功敘者先後輕重。按其次第。或以一而振萬。或由微而至著。修之必有其開端。和之必有其醞釀也。九歌泛說。不特上巢下窟之語爲酸心也。看來還是輸寫太平功成頌作之歌。勸者古人以樂爲教。盪滌其邪心。消融其心志。此其功入於不可知。所謂以有道之羈合無累之神也。舊說此章修和功敘。都是敷陳已然之事。則開首曰帝念哉。所念謂何。

**附攷**此六府與洪範之五行。皆以質言。而此又以其相克之次言之。所以必言其相克之次者。五行以相克爲用也。如隄防灌溉。乃土水相制之用也。烹飪藏洩。乃水火相濟之用也。水火不可同處。而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火之用。唯燔與烹。易曰以木巽火。烹飪也。火之命藏於木。古之

尚書卷之四  
虞書  
人鑽木取火。莊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然，是又木火相克之用也。金與火相守則流，洪範曰：金曰從革，聖人因其從革之性，鎔之而流，製以爲五兵田器諸物之用，是火金相克之用也。木曰曲直，聖人因其曲直之性，度以規矩方圓以成宮室器用，非斧斤不克，是金木相克之用也。斲木爲耜，揀木爲耒，一耦之伐，廣尺深尺，是木土相克之用也。

按周禮：遂人治野，夫間有遂之類；稻人掌稼下地，以瀦蓄水之類；匠人爲溝洫，廣尺深尺，謂之畝之類；凡皆所以修水政也。四時變國火：春季秋出納火，以木鐸修火禁；凡

國失火，野焚萊則有罰。凡皆所以修火政也。邦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爲之厲禁以守之，以時取之，巡其禁令。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臯氏爲聲，栗氏爲量之類。凡皆所以修金政也。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皆所以修木政也。大司空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載師掌任土之法，廩人掌九穀之數，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國用。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土也；人三

黼中也人二黼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黼則令邦移民就穀  
詔王殺邦用凡皆所以修土穀之政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 節

俞者然其保治之言也地平二字重平所以成也此句原允  
治之由謂之府則天地之藏其出無盡謂之事則君臣之業  
其責當修永賴正應上勿壞非是平成之績可賴乃無窮之  
心也時乃功言非汝勿克致此俾之勿壞亦有賴於汝矣歸  
功處寓責重意

格汝禹 節

此命禹攝位之事與上節不相涉不怠作勉禹說與勤字對  
看人君之位憂勤之位也以勤始以倦終不怠即勤君位不  
可一日不勤也

朕德罔克 節

一節不依斷民懷民不依答上文總師意種者根莖也陰爲  
滋息曰種邁者刑官之力常誅於法而不見德須勉力以爲  
之念者即念此種德民懷二者而使之攝位也念茲四句是  
言已反覆思之而不可易以見其可念意重釋茲允出二句  
形容至德臆人宛轉俱在功即種德民懷之功非有二樣

惟茲臣庶 節

臣庶專指民人君以中正治天下敷五爲教象五爲刑刑明則知避而乃趨乎教協于中卽罔于予正也不曰政而曰正者重德不重法也明于五刑三句一氣講下兩期字俱從明刑中看出明非審測意論之謂直從民心變則內䟽蔽豁障使其曉暢洞徹不致有無知入肅之事所謂易避而難犯也臯陶之功全在一副惻怛心膺廣大願力下文期予三句是也而期予三句又不是明刑之外另有此願正從明刑弼教至仁惻怛中見得有此期許予治者予心現成治局隱隱在

意中者也民協于中卽予治緊頂期字時乃功通承上正指明刑以期非單指民協于中也大意五教雖敷於天下而民或不從者惟汝明于五刑之中以輔教之不及期使斯民無不親不遜之習而予得以觀至治之成也是五教不從之日雖不免於用刑而卽汝明刑弼教之心實所以期至於民之皆化而無刑之可用也明于四句應上種德民協于中應上民懷懋哉句有勉之圖功意從古無無刑之理此與設而不用有別但曰不用猶知有刑也此如天不知秋之有殺物亦不知秋之殺我直與刑相忘若不知有刑也帝所期於士

者欽恤明允。臯所期於帝者，并恤允無可用處。禹之功，脫民於昏墊，以全其生。而臯復全其所以生時，乃功。乃字對禹。

帝德罔愆 節

罔愆。虛舍下好生一節之冒也。臨下二句，混說其罔愆之實。罰勿以下八句，句句要摹寫他好生，卽刑期無刑之心。反覆說其所以罔愆也。簡者，執至一之德，以運萬幾，守無爲之中，以宰百職，不但省其科條，先其體要而已。寬者，心同天地，羣生長育於其中，量若江河，庶類泳游於其內，非但執其綱維，寬其督責而已。功罪刑賞，勿平只重刑罰，與上節對功賞輕。

說重在功，正見輕在罰也。惟故則不宥，否則不輕殺也。亦重宥一邊，不辜與無辜異。無辜者，無是罪也。有罪而罰不當，罪則曰不辜，罪不至死而殺之也。與其二句，未必有是事，而想其心寧失出，毋失入者，有如此好生，總上十句，卽罔愆意。洽民心，卽厭飽乃德之意。洽如春在花木裏，春不言，花木亦不知通爲一氣，故曰洽。茲字頂帝德。

帝曰俾予 節

不但歸美，便有不聽禹讓意。四方風動，正從欲以治處。俾字直管此句，動曰風者，不以刑法言，以弼教言也。欲無迹象，風。

無形影是上下妙於無着。此豈有形之法。制所可致。必須有  
一段絕妙心思。爲之潛通。默致於其間。何以俾之。非徒功也。  
惟是休也。則俾之。非朕之休。惟乃休也。休是美意。指邁種期。  
無刑處。

帝曰來禹

節

說出平水土之功。便天下萬世不及。况臯陶乎。此帝意也。重  
成允成功一段。克勤至爭功。益見有功不伐爲賢耳。有是言。  
做是事。謂成允有是事。奏是功。謂成功。勤儉指功成之後說。  
克勤者。修和敘歌。俾之勿壞也。克儉者。菲飲食。惡衣服。卑宮

室。而不敢侈也。不自滿假。緊帶克勤克儉。說假乃寬假之假。  
非虛假之假。滿假謂志滿而不自寬假也。再言惟汝賢。以歷  
見其賢也。矜有矜持之意。如終身誦之之類。伐有誇大之意。  
如刻石勒功之類。惟不矜伐。所以銷鎔在廷之意氣。而人亦  
自化於爭。上文說出禹盛德大功。故承之曰。予懋予嘉。非又  
深一步也。

人心惟危

節

操存舍亡。謂之危。恍兮惚兮。謂之微。澄澈到底。謂之精。了無  
一物。謂之一環。中四應。謂之中中也者。人心所不得參。并道

心亦不得名者也。人止一心。心字上着不得一箇字。如眼中着不得屑。不論金屑瓦屑。故人道化而心一心。一而中乃出不曰私心。曰人心者。附形骸而起。因情識而生也。人心卽道心之發於形氣者。原是去不得的。但欲境現前。凜然坑塹。一有染着。便成墮落。故曰惟危。道卽人心中之道也。心卽人心中之心也。此心主張之大。運用之廣。何嘗微微者。卷之則退。藏於密。宿火於灰。其種無幾。庸愚非滅。聖人非增。只是這些子。故曰微也。上古不言理。欲止言人道。古人欲實。亦無多端。故止說箇人字。是六根七情上生來有的。赤子笑啼之類。便

是人心之所自始。二者雜則不精。分則不一。不精所以不一也。惟省察幾微。精之於人道。未分之始。又精之於危。微欲動之時。旣判人於道。復見道於人。使本念現前。欲念自然。滲染不得。所謂精也。惟一承。惟精來化人。歸道化道。歸心則何道。何人一心焉而已矣。動靜不合。非一也。攝散不合。非一也。一卽中。中卽一。運萬化而達萬變。不過出此精一以措之而已矣。允執無甚工夫。工夫在精一上。已發不殊乎未發。故曰中。中雖就用上說。其實原於心。所謂出治之本。○人生而靜。以正無是也。人道皆就發動看。危未便是不好。却有墮坑落塹。



尚書古本 虞書 卷之七  
的事勢了。形易昏氣易縱。介私於公。每至搖公以私。更無從討一寧靜之倪。祇惟有危。寓形氣之內。微茫些子。不與人對。固居隱現之間。仍與人參。更在明滅之介。極難得一昭著之機。祇惟有微。卽此便有必宜精晰最難一致者。故通節連下四惟字。指點最急。惟精不必一切揀別。第迴光返顧而百妄自不能參。惟一不必一切屏置。第提衡真性而根宗自不容二。精字兼能擇能守。金百鍊而始精。精之爲言妙也。不是察識。執字是大主宰。有大主宰乃有大運用。所以君天下之道。盡於一中。○水起爲波。是爲人心。波平爲水。是爲道心。水無時而不波。天下無無波之水。豈有無人心之道心哉。人生墜地以後。惡氣日薰。譬如孤軍寄於強敵之中。未勝則有戰勝之慮。旣勝亦有臨事之懼。聖人與凡人同一危也。危與微非二。惟危故微。惟微故危。○惟一是惟精的主意。惟精是惟一的工夫。一者內外映徹如琉璃。都是一片清淨妙明本體。乃人生而靜。以上事也。故曰中。○凡離於天之謂人。遠於聖之謂人。役屬於君與相之謂人。人心安得不危。如墮千仞崖。如投猛火。聚凡合於天之謂天道。合於聖之謂聖道。合於君與相之謂君道。相道道心安得不微。爲無形主。爲萬象先。是微

乃精微之微。微卽至精。精卽至一。從古安與危爲對。是微卽安安。汝止是也。亡與危爲類。是危卽亡。舍則亡是也。中庸夫微知微。精微顯微。竝不會以式微希微之微。註釋理道。獨此是萬世心傳。從古聖賢相承不易之秘。以微爲小。與危同義。誠爲諸儒遺憾。

附錄 愚按堯舜傳心。子思子發其微旨於中庸首章。舍中庸以說經。未有不差者也。喜怒哀樂情也。人心也。其未發則性也。道心也。發而皆中節。情之正也。道心也。謹獨所以審其幾。而判其一。念於天理。人欲之間。正所謂惟精也。精

不容二守之。勿二所謂惟一也。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一之至也。一貫初終。精在中間。無念之前。無起也。則一而已矣。無差之際。無間也。則一而已矣。一者道心之守也。涵養吾一。省察其間。吾一者爾。○或問心一而已。而有人道之分。性何以不可分。余曰。孟子道性善。而味聲色臭。安逸未始不以爲性也。仁義禮智。天道則又以爲命。中有性也。何嘗不岐而言之。耶。性也之性。亦從其發於人者言之也。命也之性。亦從其發於道者言之也。必如此而後論性爲恰當。若曰性一而已矣。則非惟孟自矛盾。而孔

子相近不移之說悉非矣

無稽之言 節

此亦危微之介言稽于古已然之中在焉謀合于衆同然之中在焉言與謀俱就在人說勿聽勿庸精心之所在也稽詢須活看非定要考古咨衆也發古未發豈爲無稽或有意立言不免過當獨得之見豈必雷同或有心立異不免差錯耳故言惟其當不問古今可也謀惟其是不問衆獨可也惟聖人執一中於上則鑑定衡平自不爽耳言與謀俱就在人說古者天子聽政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士庶之賤工瞽之微莫不得以自達有見者陳其言有謀者獻其謀而天子執一中以裁酌焉

可愛非君 節

此告以君民相須當盡治道末二句又申攝位之命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爲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二句虛衆非元后二句正詳之也欽哉句承上起下慎乃有位卽欽哉之實而敬修可願又慎位之實也可願卽指中道之在吾心者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所以可願敬卽惟精惟一之心四海二句反言不

可不敬也。惟口句泛言見言之不可苟也。言之不易故曰不  
再。○中而曰可願者以性始為情根也。欲而曰修者以揆情  
為練性也。一箇願字聚天下情欲愛惡之端於內。蓋后與民  
本同根而生。人道危微。聖凡無異。故后之戴眾之守。不是人  
生以後之情。正是情根固結。舍之為願。出之為戴。為守。一而  
已。鳥中有鳳。而鳥賓之獸。中有麟。而獸伏之人心。處都是道  
心也。說到敬修可願。則四海之心志通。而上下之血脉固。戴  
在此而守亦在此矣。惟口句亦是戒勉之詞。好即敬修。興戎  
即困窮之謂也。未句另說。

枚卜功臣

二節

龜筮協從。即鬼神其依也。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  
先定。詢謀已。是參同。夫鬼神之禍福。亦視人心之向背。何如  
今人心既無不屬鬼神。亦必將依之。而龜筮協從矣。即此是  
吉。何必重卜以求吉乎。

附攷神宗為堯。不必引證祭法。其理自斷。然不易。三聖以  
天下相傳。道德心法相繼。祀以為宗。以天下之大義。君師  
萬世之大統也。舜既宗堯。禹必宗舜。祭法之言不足據。  
舜受堯禪。受終於文祖。禹受舜禪。受命於神宗。受天下於

人必受命於其所從受者。示君師萬世之大統。以天下之大義相承。而非一人之事也。率百官。卽所謂總朕師也。一如帝初攝故事。○文祖神宗。其祖有功。宗有德之所自始。與湯稱烈祖。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卽文祖神宗之意也。謚法雖起於周。然曰文曰神。已肇其端矣。惟時有苗。二節

此記禹攝位所行之大事。惟時句見薄海內外皆廸有功。惟苗弗率。昏迷以處。已言侮慢以待物。言反道以行政。言君子在野。以用人言民怨天怒。總承奉辭卽惟時有苗二句之辭。有勲不必誅之。正其罪而使之順命。率教便是。○此節最可觀。盛世氣象。禹之徂征。不必勦滅其類也。奉辭以臨之。起其悔悟耳。苗之逆命。不必發兵拒守也。不從辭命。未知悔悟耳。分四段。以惟德二句爲主。下三層。一步深一步看。蓋天道之可信。不若人事之易見。感乎明之易。不若感乎幽之尤難。德就發於政治者言。卽下文德所謂仁愛之心。好生之念。含偃武蓄威意。遠字卽指天滿損三句。緊承上天字。見天道原是如此。滿損謙益。就人事說。曰時乃天道者。言人事必然卽是天道。固然也不就氣化流行說。帝初一段。正著帝之謙而受。

益處負罪引慝非親之罪親之慝也實見子職有難盡處故負之而不敢釋引之而不敢辭耳至誠句叫起矧字誠不指祭祀乃平時修德感神正應動天矧茲句只帶此句言之勿以帝父與苗比說文德說得大不因武之偃不偃誕敷者前日已敷今日又敷干戈息而禮樂愈新雷霆寂而雨露若篤實非有所加於昔也干羽常儀耳與上文德無干與下苗格無干七句言其速也惟德動天豈不於苗而益信哉

**附錄**禹謨一篇上接二典下統二謨義理弘大傳心之要在焉孟子曰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所見而知者此而已

後世以刑知臯陶以謨知臯陶而不知臯陶之德與功稷契之流禹之亞也亦於此篇見之六府三事洪範之原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此六府三事之本也潤下者水也炎上者火也曲直者木從革者金惟稼穡非土也故曰土爰稼穡以其體異故也此六府土穀之所以並列也五事卽正德之實人君建極以先之三德以行之五紀八政以先後之稽疑庶徵以考驗之五福六極以勸懲之無非以爲此而已八政曰厚生則又以厚生兼三事矣就八政而以三事分之則食貨厚生也司空利用也司徒之教司

寇之刑祀賓以爲禮師旅以禁暴皆正德也皇極之敷言亦勸以九歌之遺意與嚮用五福戒之用休也威用六極董之用威也九功惟敘卽九疇所敘也洪範之原於禹謨人無能知之者知之無能言之者禹發其自得之學初陳於帝後敘爲疇箕子傳之以授武王嗚呼至矣微哉

曰若稽古臯陶

節

首節以迪德陳謨而其要在修身二節言知人安民廣迪德之義也亦行有三節言知人之事而終以兢業天敘二節言安民之事而終以敬此當時相傳心法也未節與首二節相

應○臯之可稽者謨謨卽德也故不復加贊詞德包仁智在內允迪無工夫謨弼屬臣明諧屬君言人君信蹈其德則明足以燭理虛足以受善見委見端臣之所謀者皆能洞悉其旨而無疑交修交濟所弼者皆能諧合其言而無忤也蓋臣之謨弼不過勉君迪德而已能迪則以心照心以德合德又何有不明諧者哉慎字貫修身思永言不曰修身而曰身修蓋修身之初人或知慎惟身修之後而慎焉則已修若未修工夫極細思永者一息萬年言思世爲天下則行思世爲天下法也正是允迪厥德工夫惇敘三句渾看在此二字總上

三句三句總在修身中勿以效言。一是親親。一是勸賢。非由九族而推亦非以惇敘二句爲遠也。映下知人安民大抵慎修十九字渾渾躍躍勿添家國天下四字。惇敘是德意。勵翼是德政。邇可遠是德施。在茲者萬化君身也。庶兼岳牧勵字重惇敘勵翼可遠都着君身上說是修身工夫做到徹底處。所謂允迪厥德者也。○仲尼祖述堯舜修明六籍以詔來學而論語二十篇與羣弟子言莫非修身惇倫之事。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修身爲本中庸論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二德五道九經皆原本皐謨後先一揆故其刪

書自帝典而下首此篇以爲萬世論學論治之宗要也。

在知人節

此都字與上都字不同。上是美禹之問。此是美已之言。兩在字有兼盡意。謂迪德之道既在於知人以迪智之德。又在於安民以迪仁之德也。上曰在茲天下之治身而已。此又曰在知安言修身致治正非局一身爲修直合萬身爲修也。舍此二者而言修不幾於虛而無寄也哉。大經濟便是大學問。在知人猶思修身不可以不知人也。在安民猶修己以安人安百姓也。合人與民以成身人者身之股肱。民者身之血脉也。



知雖在人。是卽鑒吾身之髮膚。安雖在民。是卽奠吾身之百骸九竅也。合人與民而成身故。合知與安而成修身也。在者務所必先。脉所自注。未修旣修俱於是乎。在知人安民俱要看得細。知人不但知其邪正而已。旣知其人之賢。又知其淺深大小孰宜孰不宜而善用之。安民不但安其身而已。令其心與道合而未始有違。安處於綱常倫理之中而無所不順。咸字重看。咸若時非謂兩兼之難。謂兩盡之難也。其難在帝心上。有不敢易易之意。言堯且不敢以易心處之。見其當盡而不可忽也。知人則哲四句是智。仁之能事。能哲四句是智。

仁之功用。知之明日。哲在知人之先。所謂沉幾先物。明燭無疆也。能官人如德大者宜大。德小者宜小。不易其材。不易其位。官之以終身。官之以子孫。世其業。老於其職。皆是也。如是而後可以言知人。此知人之所以難也。愛之溥。曰惠在安民之先。所謂高天厚地。博厚覆幬也。黎民懷之者。能使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是以民不能忘也。如是而後可以言安民。此安民之所以難也。能哲而惠。能字而字。正見其兼盡處。何遷何憂。何畏。承二意說來。言知仁兩盡。則賢哲奮庸而世道明。昌民心太和而邦本允固。又何者。足以害吾治乎。大則轉移。

化導小亦快服愧心火到丹成砂鐵盡化極言功用之大要  
補其難之意

臯陶曰都亦行

節

此下言知人之事此節言知人之要也都字貫至有土兩亦  
字如云知人無他道亦舉其實行大概有九德而敷德無他  
術亦言其德有某事可驗耳無德者不必問其采亦言其人  
有德乃章其事而證之乃字宜玩采采二字連說曰采者玉  
必有暉珠必有媚德必有采也采采者人於一事或可偽爲  
徵之事事皆然則持已接物之間毫不容僞也卽下有常之

意寬栗以下詳九德之目各上一字是德而字明其德之  
不偏任天所賦或易流於有餘德有從中密制者附以俱來  
率性之偏又易狃爲不足德有從中曲補者乘以並出寬柔  
等得之氣質爲多栗立等非有遂養不能教胄子有以此濟  
彼意此則成德自然也栗卽在寬之中栗乃見寬之妙不是  
寬而又栗下倣此擾字大類遜字剛強相近剛以性言強以  
志言塞以心言氣配道也義以事言動合宜也彰厥有常承  
九者說有常卽下日宣日嚴吉哉卽下浚明亮采意實相應  
寬而栗九句是應亦行有九德句彰厥有常是應亦言其人

尚書古在 虞書  
二句○厥有常者德自性生以學成此中有天之所植如金  
成不變者有乃固有之有常乃彝常之常彰者呈其中之所  
有乃闡然日章輝光發越之意曰吉者賢士之生應乎禎祥  
通乎瑞氣兼擅乎衆長固爲吉士獨擅乎一長亦爲吉士也  
天下唯虛名誤人曖昧欺世故德必徵行猶之迪必先修也  
載者環中之應四達之區有諸內始形諸外也知之於德易  
知之於九難也知之於九易知之於九德之采歷歷數之爲  
難也不如是則或失之於潛或失之於顯或失之於一端或  
失之於全體既恐有過衡過鑑之慮又恐有作偽作德之分  
此九徵之所以能盡人材也

附錄寬者易踈濶栗者嚴密也寬而又嚴密不失之縱也  
柔者易頹靡柔不立鮮不爲鄉愿之同流合汚矣柔能卓  
立不失之懦也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多朴野無文故  
言恭治亂曰亂人之才過人多恃才而傲物故言敬馴擾  
與柔愿相似當有辨柔與剛對愿與浮誇對擾與躁動對  
擾乃有雅度之人昔人稱劉玄德有度而遲便擾而不毅  
毅果決也徑直乃又溫和不峻厲也簡者每每弛廢如子  
桑伯子是也故要有圭角色厲內荏此爲不塞之剛冀缺

言陽處父剛而不實知其不免故剛須篤實暴虎馮河死而無悔此乃不義之強故勇在合宜剛以性言氣質所發不塞則客氣也強以志言立意如此執拗自是如王安石青苗手實之法不顧人言不察物理便是強而不義又剛就無所屈撓說強就奮發有爲說塞以心言義以事言

日宣三德 節

此節言官人之效也三德六德舉其大概乃準此以上下之意不重兩日字宣嚴已在彰厥句中此當在三六家邦上見九德不必拘隨才可任用意九德之中有其三而日日宣著

之則有常矣以之爲大夫必能蚤夜浚治明亮有家之事夙夜應日字浚明應宣字嚴畏也祇肅也敬主一而不容一物也三字連用此四句槩言德之不同而受任各有所宜未然事也翕受敷施串說謂兼收並蓄於未用之先隨才器使於既受之後九德二句一意在官則爲百僚矣師師者相師以趨事也惟時撫于五辰作一句看卽所以師師者蓋踐履相觀心術相視有者不以棄於無無者不以忌乎有相師相濟皆及時以趨事也惟時時字與日字應惟其有日宣日嚴之德故能無曠時而順時以撫辰也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

順其時而撫之。五氣順布則五物皆成。其材而爲人用矣。庶績句只帶撫辰說。疑有聚精而成之意。天地太和只在人心。人心無拂於則氣自順。師師法其理。撫辰調其氣也。於春夏時布德施惠。勞民勸農。所爲木火之辰。兼流土以開。十二氣之先者。於秋冬時禁亂誅暴。謹藏斂積。所爲金水之辰。兼流土以收。十二氣之終者。總之調停氣化。斡旋之妙在我。更不求勝氣化。輔相之道因天也。知人而極於知天。官人而并以官天。其斯至矣。

無教逸欲

節

此亦官人也。首二句另下三句。卽兢業之由。蓋君源也。臣流也。故言用人而先嚴之。君身天子有一毫逸欲。則其下化之。猶教之也。獨言有邦者。大以包小也。且居人之上。則逸欲易肆。故獨言之。二句連說一戒一勩。意幾者。理亂安危之微事。未必有萬而幾。則無方。蓋有一事而幾。叢集於其間者。如一事壞而萬事俱隳是也。一藏萬萬總一一處不謹。卽萬處潰。一念不謹。卽萬念皆隳。非兢業不能領萬幾之神。程石衡書。適壞之耳。一日二日猶言日日也。日字與上日宣日嚴正相應。夫惟萬幾之多。則信不可以一人理矣。庶官卽上有邦所

與共圖萬幾者此日之官當知有此日之幾此官之事當知  
有此事之幾曠非無其人之爲曠非其人之爲曠也天工卽  
萬幾君之萬幾莫非天事君不能獨治而擇庶官以代之蓋  
將與之共戒欲而兢業以圖終者也至是則官人之效極於  
官天矣

天敘有典 節

此下言安民之事也首節雖君臣並言而意當重君身上安  
民當兼教養此獨以正德言者修和功敘之後教重於養且  
安心然後能安身民德不正則將出於典禮之外入於刑討

之中而不得安其生矣故只言教政二事天敘四句天命四  
句俱泛言典禮命討出於天而寄於君至和衷懋哉處方着  
工夫講典之敘而曰天者君臣父子等之位不容一毫人爲  
做作皆是自然次序的故曰天敘天敘之而未必民之能惇  
也誰爲勅之有責在君是乃我之五典也故須勅而惇之天  
秩卽是天敘裏面事凡五倫之中尊卑貴賤秩然不可亂者  
不假安排乃是天之所秩自由也用也用我之五禮而使之  
有常也正處必有條教故曰勅用處必有法式故曰自五典  
主恩故欲其惇五禮主文故欲其庸寅恭是典禮的根源萬

尚書卷之六 虞書  
物始芽曰寅日初出亦曰寅寅者人生典禮之始皇降之初  
所謂藏萬姓於寂若而聯天下於孩始者也協恭卽根同寅  
乃振育不倦之意五典本於一欽五禮生於一敬各正之和  
卽爲降受之中中不離於和和不離於敬寅也恭也衷也一  
而已矣君以天之心爲心而慎徽於上臣以君之心爲心而  
敬敷於下上下一心以和民之衷衷者大中至正之典禮也  
由衷之物不從外得故曰衷和者惇之庸之藹然盡其所固  
有而不乖也盡此衷者爲德惇此衷者爲罪章用全在五字  
見他輕重不紊意命討自天而付之君卽謂之政輕重等差

乃是政中之事勉者人於天必有所不及勉以合天至公至  
當也民衷和則賞罰不用而治故教先而政後君心勅則臣  
心不戒而孚故君先而臣後○安民之道奉天而已天爲民  
而有典禮命討之天轉寄君君又轉寄臣旣必以兢業爲官  
人心法正須共以兢業爲安民心法寅恭懋字最重此卽是  
兢業天者自然之謂兩有字虛有者理藏於中位定於陰也  
有我則天有着實處張子曰生有先後所以爲天敘小大高  
下相並而行焉是爲天秩天之生物也有敘物之旣形也有  
秩知敘然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勅者整飭告戒自者禮所

出也。天子建中和之極。自我五禮之謂也。庸根自字來。禮有常法。過則踰不及。則廢五服五刑。不言我者。樂與衆共也。政事不言同協。因上文也。

天聰明 節

此承上言天人一理。以見不可不盡安民之道也。論安民歸諸天。論奉天以安民。約諸敬天字。是血脉。敬字是主宰。聰明民畏。不必以典禮命討分配。只渾說爲是。達於上下。只申上二句意。歸重民上。心所同然。卽是天蓋說天因乎民。則民與天一矣。天無心。心皆在人之心。達上下。非蒼蒼之天。卽民心。

之惺惺不昧處。帝衷在此。而民衷亦在此。帝章帝用在此。而民章民用亦在此。敬哉者。寅恭之念。勉之圖也。此與上節合看。不徒言天人一理。敬者典禮命討之不敢忽也。敬乎民。所以敬乎天。不可以敬天敬民平說。

臯陶曰朕言惠 節

通節只指知人安民。不必打轉迪德。可底卽在行。設誠無有不致行。致行無有不造極也。底可績者。以成功付之事後。以致功勵之當幾也。總還重行說。思字正應思永之思。贊贊句。全重責帝乘時意。帝爲上。而臣特贊耳。



益稷

此篇作三截看自首至象刑惟明承上篇來是禹與舜相期致治之詞夔曰二條記韶樂之感通以見舜德之盛末節是舜與臯同作歌相責難之意三段事不相蒙○按此卽臯陶謨之下篇古文分二簡而以益稷別之故篇首無謨字攷今文一篇始末俱以臯陶作骨明良之歌與廸德謨弼語相應禹拜臯之昌言臯亦師禹之昌言而以帝拜終之脉絡了然○虞廷無保治之說至治無形又安所爲保也

帝曰來禹

節

曰予何言有不能言者在曰思便有追思洪水一段心膺艱難易忘成功難保孜孜者不忘所有事之謂也此句雖含君臣保治意未可露出只照註虛虛講下洪水以下正詳所以孜孜之意也思夫今日萬邦之民卽昔日其咨之民又思夫昔日饑溺之民何以爲今日歌敘之民洪水三句敘水患之因重下民昏墊治水專爲民也予乘四載一段分三節看要得追述艱難口氣天下之水必始於山洪水滔天之時以山爲道路相視高下以爲治水之經紀也血食所鮮山澤所獲者此禹治水始事也水必歸於海下流不淤上流乃可決猷

澮之水所以沃土畝澮澮而後農功可興稷不特秦而又播者川決之後土見則教民耕種也禹治水時事如此懋字就禹勉之說遷者轉轉貿易之意化者彼此通融之意米食曰粒乃字重看言胼胝者非一臣贊襄者非一人經營者非一策經過多少工夫乃得如此作又者引養引恬禮教可施任土則壤而治功以起也如弼服建官揆文奮武皆是作者方與之辭二句相連不平此治水後事也只述一番便有多少艱難在目○暨益暨稷有先後隨刊決澮無先後隨刊所至便鮮食決澮所至便播種隨山刊木提治水之大槩暨益鮮

食事在倉卒故先言之距海距川括治水之大全暨稷播種養道乃舉故次言之九州自有先後之序非隨刊畢纔去導川也決川正爲畝澮計田間水道旱則藉其容水潦則欲其洩水而以川爲脈絡者也川以海爲都不距海則有侵畝澮之分犯陵陸之位者矣禹功專在治水而兩舉民食及化居者政在養民地平天成府事允治皆平治水土中事也乃粒作又串說禹非但欲保此實有更進意昌言在寓意無窮上慎乃在位節禹猶欲以孜孜之意責望於帝也美之曰都任治在臣主治

尚書古在 虞書  
在君帝非在君位者歟。慎位內要見治。雖已成而不可不謹之意。位卽臨民事天之位。內慎於心。當防未萌之欲。外慎於事。當謹未然之防。安汝止而下。皆謹在位之事也。安止無工夫。惟幾乃安止之功。康卽止。惟康卽安止也。勿分存心處事。君位之樞紐曰心。而心之定位曰止。安者靜亦定。動亦定也。人心靜而后能動。定而后能應。若其膠膠擾擾。將爲物役之。不暇。又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北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得所安。故能爲庶事之樞紐。寂然不動。安厥止也。感而遂通。物各付物。止之各於其所。

亦安厥止也。寂而感感而寂。無在而不安。其止焉。止本自安。非有止在此而我安之也。只是一念不生。一情不着。已發不離於未發。非將心覓心。亦非將心滅心。此中卽工夫卽本體。安與止原非二也。如水之澄。如鶴之閒。如雲在空中。如風行水上。止以理言。安以心言。若何而能安。曰無欲則靜。虛動直。禹曰安汝止。伊尹曰欽厥止。詩曰敬止。易曰艮止。孔門知止。聖學相承之微旨也。安汝止是主靜。立人極學問幾者吉凶悔吝之端。生於動而還於靜者也。審幾最蚤。認幾極真。使所發者悉合於止。則置之安康之域。適得不遷之矩。故曰惟康。

幾在誠神之間。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是幾從止來。康從幾見安，無意。康有意而合於無意，如滴水與波還歸水體感而遂通之時，原是寂然不動。二惟字要看安止。惟在幾處審幾，又惟求仍歸於安頓而已。聖人人道分明，無審幾之法。止有澄幾之法。康者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也。機行而仍寂事作而常寧，是之謂安止。弼直亦主安止。說獨修者不如共證之審，故又嚴之以弼直，還重君身能致臣之直上。動即幾之所著。如下文政教禮樂之類，後志帶不應說甚言之也。不應如桴鼓之答，如卜筮之孚。吾心安則天下之心亦

安合於同然之止，故同心應之。上帝正是此心之原，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居即止。吾心之止乃天之相協，吾能安止，即是順受於天而天位可永固矣。昭字見非私意妄干。此三句總是謹位之意。○君位係天人之重，故言謹位而及於得天得民。然天命主於民心，故不應又在昭受之先。位載於心，心之安危與位之安危，只在一機之內。所以然者，上天下人統歸一止。天人共止於寧極，而後君位始奠於四維。民之應民之安也。天之佑天之安也。我止而天民共現其止，非有心於應與申休也。天者吾心之所自出，民者吾心之所由施。止

安而弼直則有以嚴其心之所自出而君心合於天心矣謹其心之所由施而君心合於民心矣求當於心以澄其慎之源致精於幾以提其慎之要納牖於輔弼以弘其慎之益通應於天民以究其慎之極總是慎位事也

帝曰吁臣哉

節

此下四節舜答禹慎位之言以輔治責之禹而并欲化夫害治也不是止合上弼直一語帝曰吁意欲歸重於臣也蓋言布列庶位者謂之臣而臣非具官也所以格吾之心者在是所以正吾之事者在是臣哉其即我之隣哉言之不足而又

言之左右輔弼者謂之隣而隣非無所屬也所以格心者惟臣所以正事者惟臣隣哉其在於臣哉隣字從位字生禹曰慎位帝曰欽隣恰好相應○君臣朋友皆以義合古人師其臣友其臣君臣之分實兼朋友之義此臣之所以為隣也後世有下其臣而以崇高富貴自尊踈其臣而與左右近習為密者矣

蘇子曰泰之君願為賢者婦蒙之君願為賢者童中孚之君願為賢者子尊賢之義亦何隆與

臣作朕股肱耳目

節

君之資臣以為隣者非徒如家之有隣蓋有一體相須之義焉夫語相須之至孰有如股肱耳目之為用於腹心者乎四

予字與四汝字相應。汝臣也。未可指禹股肱耳目。所以行君之所欲。四欲字要拈下四段。要渾渾見股肱耳目。不必分配左右。以教言勞來匡直之事也。翼卽左右之變。文助民復性。非翼君也。宣力屬政。宣布勞來。經營四方也。爲亦宣力之變。文禮不止。章服一端。此特舉其大者。古人之象。卽下十二章。觀古人之象。不重取物象。重在象德意。蓋服以彰德。德有隆殺。故章數有多寡。物象皆有意義。觀字內推原作者與受者相當。有慎衣裳於在筓。而嚴命德於象制意。卽下文明字衣則日月爲尊。裳則黼黻爲尊。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尊在

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重在後。繪輕清而上。浮象天。繡有質而下。綴象地也。采者繪繡之具。一色各一采。色者繪繡之文。合五采而成色。以采著色。故曰章施。章施兼繪繡言在物。爲采施於服曰色。汝明者使服與德相稱之意。六律所以和五聲而被八音。一直說不可分開。八音之成聲。卽五言之成文者也。樂章有淑慝。而後樂聲有乖和。因以見政治之得失。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不曰亂而曰忽者。恃其旣治而忽之。卽亂幾也。治亂轉移於世道。治忽開闔於人心。綸紵風謠無意。自揚傳聲。受響處處。潛領

朝廷出韻語以振民太史採民風以達上故有出之五言納  
之五言五言即樂章也樂以人聲為主止說五言察治忽於  
其本也以字作于字看文理便明以所出之章察君德以所  
納之章察民風汝聽者聽此五言有挽回旋轉之意使常治  
而不忽也禮樂政教四字作文勿露

**附攷**天子十二章自日月而下公九章自山而下侯伯自  
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鄭玄按  
周禮與此不同公服衮冕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以龍爲首  
謂之衮者以龍首卷然也鷩冕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以華

蟲爲首鷩華蟲也毳冕衣三章裳二章凡五虎雖爲首虎  
雖毛毳故以毳爲名衣繪而裳繡者繪輕清而象天繡有  
質而象地也絺讀爲黼黼紱也鍼紉之事采華采之物藍  
丹砂粉墨是也色青黃赤白黑是也未施爲彩旣施爲色  
其實一也彰明也謂顯之也彩色彰施繪繡俱有汝明欲  
德與服稱也取數於十二者天之數不過十二以象天  
也聞六律至五言一氣說猶云欲聞律呂所定之五聲被  
於八音者察政治之得失而以所出納之五言爲據也孔  
疏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謂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

宮爲信。蓋五聲卽五言律。和之則爲聲。歌咏之則爲言。正樂者先定律。有律然後有聲。然後被之八音。五聲非他。卽以出納之五言作爲樂章也。言聲音原是一套。故聽其樂和。則言和。而可以知政之得。聽其樂乖。則言乖。而可以知政之失。聲音之道。與政相通。聽中有樂。乖政忽。便當更定之意。聽是聽樂。

予違汝弼

節

將順於前。昌言於後者。後言也。後言亦是諫帝之意。只要他面陳可否。此戒他弼違時。或有踈畧之失。須矢慎密之忱。故

下卽勵之以欽。○虞廷不聞弼違。非臣不直。以君無違也。然舜自視。常若有違。而無弼之者。安得不戒。面從乎。蓋從檢身不及之心。看出面從來。乃是實話。非代禹回護也。四隣指前後左右。勿填股肱耳目。違字亦勿填政教禮樂。○按臣哉隣哉。至此大意是舜因禹責已慎位。而發一隣字。隣自位生。見君非孤立之位。惟臣爲夾輔之鄰。然鄰不但如家之相比。直如體之相須。故詳鄰之義。曰作朕股肱耳目。寧有股肱耳目而不衛心者。則寧有臣而不弼君者。故下乃曰予違汝弼。至此方與弼直。應見欽鄰而後可弼直也。



分明是國學之典古者成均之法也。凡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夫民間之俊民並羣於國學以肄道德義行之教。庶者民庶也。看下黎獻正指待用之人說。不是羣臣在位者。若指在位羣臣則豈有臣而撻之者乎。此命禹總典樂之職也。蓋欲臣推廣弼直之義以董正羣才也。庶頑是士之不忠直者射以觀德明之者使賢不肖無所遁其實而生其耻心耳。撻以記之於一時書以識之於永久非絕之也。存其過所以存其耻耻則善心生矣。欲並生句重此是聖人之本心人之生

也直安止是予之生弼直是爾諸臣之生獨見頑讒之戕生併予生與爾生俱不暢故教之忠直正欲使之並生耳欲是舜大願欲處並就舜自家說言及於生聖人自本自源之意不覺戚戚動矣故各生非生而並生爲生納言時颺比上又深一步上猶有督責意此則涵泳從容發生之機尤微卽后夔樂歌工夫納言非頑讒悔悟之言乃朝廷所納之八方者四海和風宇內順氣正憑生之理所寓而八風之和可以陶鑄羣生者時時而颺之蓋律呂之間盪滌其邪心雍容涵養無非教也若作觀其改否則何待於時時如此乎格者格其

非心也。承字正迎機之妙。庸亦是教所以堅其爲善非便用也。苟曲盡教之之道而猶不化。只得用刑以威之。威是斥譴之意。非殺之也。

帝光天之下

節

上節是教法。此節是教本。非舜用刑而禹用德也。大意謂帝欲臣之忠直而教其不忠不直者。誠哉是言矣。然我向所謂弼直者。其本乃在於君身也。光字勿明出德字。光卽重華之光。從安止處。透出本分精光。周環映射。至于海隅蒼生。正極言光天之下。非深一步。共惟帝臣者。思作股肱耳目。以觀光。

上罔也。獻原與帝合德。遊在舜之天者。一光相映。自有兩心。湊合之符。如日月無心於照。而山河大地。自不能遺其外。却似山河大地。有情於日月也。時舉且虛說。舉之何如。敷納三句。正舉之之實。敷納是任用之初。事明庶以庸。是任用之後。事益刑威者。非冥頑之所畏。惟爵賞猶可以動之。此三句。正反侯明。撻記明庶者。庶卽在下之民。庶與臣不同。此與舜典不同。誰敢二句。承上二邊說。誰字包頑讒在內。讓字有濟濟相師謙謙自牧之意。相讓而爲忠直也。敬應者。上以忠直望之。彼以忠直應之也。二句一連說。只是一意。二敢字正見德。

威之甚於刑威意帝不時是光有所不及反上明德而言全  
要在尚威上說敷同之象正是一片頑鈍世界相讓之美敬  
應之風不可復見矣

無若丹朱傲

節

此勉舜以德之不可不修也聖狂雖遠然一念虛卽是舜一  
念滿便是丹朱欲帝戒丹朱者丹朱若賢則宜世堯之天下  
惟不克負荷而堯以天下與舜是今日之所居卽丹朱之所  
失而不可以不戒傲是惡之源一念謂已德之已至卽傲矣  
予創以下自敘勤勞正孜孜之實也娶于至五長作三段看

度上功是除害之急弼成二句是疆理之周州十有二師三  
句是經理之制經理因於疆理不可對二段總言其密而不  
漏非內詳外畧之謂從荒度到此總見孜孜之心無一息之  
暇所爲創若時者如此洪水泛濫須是大着心胸見得九州  
四海之勢皆在目前然後有施功次第故謂之荒度卽隨山  
刊木決川距海等事水土旣平又弼成五服之制五服五千  
不獨畫地封疆而已甸侯綏要荒旣異其名則其中貢賦之  
遠近分藩之大小文武之異施羈縻戎索之殊用必有極其  
經畫之詳用心之密者所以爲弼成也五千句輕只記其道

聖之數耳。建侯分封，卽在五服中。十二師五長，是經中之緯耳。正所以合萬國之朝宗而志氣精神如一身者也。弼服建官，雖分而不可對九州之內，分屬羣后，固有牧以統之矣。今則每州又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相牧以糾羣后，九州之外逼近四海，亦固有官以治之矣。今則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使之聯蕃戎以固封守，此是聖人特重邊防處濱海者，冀青揚徐兼幽屏營三州海防，幾半天下向者，統以部落監以王官，權輕難制，故各建五長，俾扼四方要害之處，使通其職，貢市其政教也。各廸有功，句承上十二師五長而平水土，弼

五服意亦不可脫。緊連前頑說下鳥獸不可樂以鐘鼓，苗民天性之頑已不可動，禹豈不知正欲借以動帝之修德耳。故曰帝其念哉，苗已分比矣，而其民猶獷悍不服耳。苗指其民言，言不徒庶頑之可念也，廸德卽各廸有功也。時乃功者，禹以爲諸侯之功，而帝以爲禹之功也。敘卽九功之敘，當其理而不乖，非曰施功之次第也。方祇方施二方字緊相叫應，舜以不親不遜者付司徒而以蠻付之士師，士師亦種德者，非專用刑也。唯欲使人之知法而不犯耳，舜非專用刑，刑卽德中之刑，刑固設而不用者，舊謂舜仍欲用刑，非也。○總計

五服之地。東西南北。財五千里。天子所以中天地。撫民物。奠  
丕基。鴻大化者也。而其數惟五。兼參兩之全。協疇範之中。五  
服五百五十三。其五而天地帝王之事畢。地不求廣。宅中爲  
大功。不務遠。安內爲先。或者疑疆理太狹。周制九服。倍於禹  
蹟。秦漢隋唐。延袤萬里。蓋周秦疆理已盡四海。而禹貢奠基  
爲萬世宅中之規而已。非必定以冀方爲中極。而盡四海爲  
邊裔也。九州之境。北盡於冀。如必拘此。則冀北無侯綏。而荆  
南多棄地矣。○按欽隣至此。只是君臣各相責重之詞。不是  
舜禹以德刑之用相駁。○又按今文尚書。此篇合臯陶謨。允

迪至象刑。俱一時問答之語。臯陳謨於前。禹昌言於後。結末  
帝總贊禹臯。而以共理期之。此臯陶謨之究竟也。首尾照臯  
陶。上史記立言之法。

夔曰。戛擊鳴球。

節

記贊樂者。見虞廷之極治。記廢歌者。見虞廷之保治。夔之言  
亦非一時。史臣並舉以形容聖德耳。鳴球是編磬。非特磬。特  
磬總一樂之終。非與衆音迭奏者也。戛者輕重不違。節制之  
謂。日以詠者。石絲清輕之音。按歌調合。而若一者也。日以間  
者。堂上堂下更代而間作也。合止祝敵。此合止是每一奏之

合止一詠一間是簫韶之一成也及其再始以著往而始終極條理之詳復亂以飭歸而間合盡曲成之妙則九成而和之至矣故鳳凰亦來儀焉此亦偶一暫至初非聞樂卽來故係於九成之下蔡註祖考尊神數句勿用

**附攷**許氏曰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間歌曰合樂升歌者工升自西階歌某詩是也笙入者工以笙入於堂下奏某詩是也間歌者堂上歌某詩堂下笙某詩一歌一笙相間而作也合樂者堂上堂下之樂並作也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通之爲十二而謂之九成者

升歌笙入共爲三成也蓋間歌合而言之爲三終分而言之爲六終與升歌笙入同也是六終乃爲三成合樂三終則六終具其中矣故謂之三成

予擊石附石節

此亦后夔所嘗言者不可與上節分宗廟朝廷看獨舉石聲石聲屬角不高不下太高則近徵太下則近商爲清濁之中故難和又八音以石爲君而韶樂以球爲首故獨言石石和則無不和矣百獸二句不平重庶尹允諧就心上說有師師而無媚嫉之意

帝庸作歌

節

此節非獨君臣相責。有相成之意。舜未嘗不重君。臯亦未嘗不重臣也。勅天句虛。勅命者勅其所以付畀之意也。面受帝廷奉而持之。真目若有見耳。若有聞與天無間。誠一之至也。吉凶爭奪。落一層矣。時幾正是勅天工夫。二惟字重言我君臣當勅天命。其勅之則惟於時幾上用力。蓋時者命之流行。幾者命之朕兆。二者天道之顯然者也。乘之以勅。則仰對愈親。而志意自密。與安止幾康的惟字同意。註中解尚落一層。喜起者無虞之日。必須有一番鼓舞振作氣象。於晏安而勤

精進也。喜者明作以亮天工。而趨時之不懈。奮庸以熙帝載。而圖幾之不遑起。則左右有人。而爲治之念益奮。手足無痿痺。而元首亦昂藏也。元首自有獨運之神。但振起之九借之股肱。帝豈諉元首於無事哉。熙者百官聽令。衆職齊修。有治人斯有治法也。起字熙字根。股肱句來。念哉者欲其不求諸天而求諸已也。舍下二段。率作省成。正所當念者。率作慎憲。不平言。率作興事。須要慎乃憲。事有興必有所廢。朝廷固以明作爲功。國家亦以無事爲福。人知國事之不可因循。而不知非常之事。亦不可屢興也。欽哉。因歌喜起而戒之也。天有

常度。勅有常法。人有常心。喜起可易言乎。天下之功皆君功。故曰乃成。成而非憲。雖利必除。雖功亦罪。苟且之效。享不能以旦夕。驕駁之功。一時若赫然可喜。而久之精神元氣必受其消索矣。合於憲爲成。違於憲非成。屢省者省此耳。欽哉。欲其謹幾於康。察之於微。漸之間。是又因其歌熙而戒之也。慎率於始。屢省於終。照臨有恒而不替。臨御以簡而不煩。此卽明之至也。時多重率作。輕慎憲。又止以考績爲省成。失其旨矣。明先於起。暗則未有起者。良先於喜。非良而喜。喜事喜功。喜作聰明矣。康亦勝於熙。熙有象而康則有事。若無事穆如。

恬如矣。臯陶非自諉。但以坐照之權在上耳。日月爲明。慎憲之君。有常照也。良者和易敬讓。守憲之象也。康則吏習民安之。謂草木冗生。日叢熒聽亂視。失其坐照之體也。挫者摧折也。聰明不給。精神耗散。折而不振也。墮卽五體墮地之墮。持行常職。墮落而不能舉也。萬事墮不安其度也。蕩然而已。此三句反言以見不可不明之意。帝拜昌言如勅天也。俞者然其與喜起合也。往欽哉。勅遣以天也。臯言兩欽哉。贊帝勅天。帝又與相成也。末句通勅廷臣。不專指臯陶。○此歌本爲勅天。而君臣倡和。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勅天命也。帝與



臯相成。全在喜起。明良等意義上。不在或責元首。或責股肱也。帝歌喜起。非喜了便起也。二字各有力。只熙根喜起來。下明良亦然。交儆中責臣責君。不可忘自責之意。帝意在精明。臯意在總攬。大抵欲其含靈而御。不欲其役智而紛。曰明。見不貴興作。惟貴坐照。曰良。見不貴踴躍。惟貴易直。曰康。見不貴增廣。惟貴安寧。惟明乃為真起。惟良乃為真喜。此義之所以為相成也。主聖則或英明太過。反忽畧於弘綱。世泰則或望治過高。至旁及於細務。故舜先之。而臯足成之。未後總歸於欽之一字。與虞書首言欽相首尾。此唐虞之政治。所以為

一心也。○賡歌為三百篇之祖。古人吟咏中。性情兼乎政事。後世杳無箴規訓戒之意。此詩所以不逮於古。而文章政事分為二矣。

附錄陳氏大猷曰。典謨之書。皆以欽終之。九成之詔。勅天之歌。非可以二觀也。虞之詔。不可得而聞。帝之歌。猶可得而詠。韶雖亡。不亡者存焉。學者宜深玩釋也。

阿書子本

虞書

正

